

永遠忠誠  
憶海軍陸戰隊創隊先知——  
**桂永清**將軍



團基層官。

那時全校師生僅有五百支步槍，因民眾痛恨軍閥欺凌，全力支持革命軍，北伐成功，全國統一；桂永清作戰有功，由基層幹部，速升少將旅長。

民國十九年，桂永清赴德留學，研習軍事科學四年，回國任原教導團擴編成教導總隊長；二十四年升中將師長，

我國海軍陸戰隊於國共內戰中誕生動亂中成長，槍林彈雨中茁壯；金門八二三砲戰中，海、陸、空軍配合下，陸戰隊執行「鴻運」計畫，衝破敵火封鎖運補成功，粉碎中共「武力解放臺灣」詭計，進而扭轉世界局勢，促進臺海和平，獲得國際讚譽。回顧歷史，袍澤永懷陸戰隊創隊先知——桂永清將軍。

兼首都警備副司令。蔣公西安蒙難之際，他率第五縱隊北上解圍，擊敗赤水逆軍，兵變首領張學良十五天後悔悟，親送蔣公返京。桂永清寫下「領袖歌」，歌詞有「大哉中華……」。

七七事變後，全國總動員抗日，蔣公成立「戰幹團」親任團長，桂永清任教育長，招收淪陷區逃亡的男女青年，培養抗戰建國幹部，因加入者多，擴

增多團，效果輝煌，此時桂永清作詞「巾幗英雄」，由劉雪庵譜曲寫成藝術歌一首，鼓舞青年請纓報國，流行至今，歌詞如下：

畢業後，入南昌高等師範。時值十九世紀末期，列強不斷侵華；民國肇造，軍閥魚肉同胞，桂永清毅然棄教，請纓入國民革命軍贛軍總司令部任參謀，弱冠之齡仍展現出眾才華，部署應戰，迫亂軍離境。

「大地春回，晴空萬里靜無覓……揮戈落日，開天闢地，立德立功立言。我愛他，我愛他；我愛我的中華。」

太平洋戰爭爆發前，桂永清晉升中將軍長，派駐德武官，後轉任駐英武官，兼軍事代表團長；駐外六年，審

黃埔軍校成立，桂永清考入第一期。當時國父採「聯俄容共」政策，防日寇侵略我東北各省，共黨趁機利誘學生入黨，桂永清洞悉陰謀，組「孫文主義學會」抗衡左翼所組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」，深受校長蔣公重視，加上在校表現優異，畢業留校擔任教導團基層官。

那時全校師生僅有五百支步槍，因民眾痛恨軍閥欺凌，全力支持革命軍，察國際形勢，精研海軍戰略。日本無條件投降後，桂永清由英返國，以陸軍中將升任海軍副總司令；當時參謀總長陳誠兼海軍總司令，分身乏術，國府主席蔣公核准由桂永清升任。陸軍指揮海軍，引發海軍部分將領及派系的不滿，將軍備受壓力，行事小心理謹慎；面臨派系之爭，才高惹嫉，樹大招風，聖賢亦難免過失，負面評議益增。

此時桂永清以人文方式化解誤會，親作「海軍軍歌」（陳德義作曲），強調新海軍精神，為青天白日旗爭光榮；來臺後再寫下「我們是一群弟兄」歌詞，以團結軍心，用心良苦。

畢眷視同家人，被海軍官兵尊稱「桂老總」。五十五歲盛年時，桂歿於上將參謀總長任內，視事僅四十餘日，訃聞驚中外，逝世原因眾說紛紜，傳言難以置信。

►民國四十一年各軍總司令參觀陸戰隊訓練時合影，右起孫立人、桂永清、周至柔。

轉戰千里遙  
寄身戰火中

我於民國  
三十二年三  
月離開父母  
與家鄉安徽

臨泉，子身從軍，最後加入陝西三原的三十六軍，獲選到軍部衛士排當上等兵。三十三年春，部隊駐陝西彬縣加強訓練，構造野戰碉堡，積極備戰。

三十四年日軍投降後，我跟隨通信營營長王士杰中校前往西北迎接第二軍，到甘肅平涼與軍部會合。之後部隊從山西臨汾乘坐火車至石家莊，時序入冬，冰天雪地。我被編入通信營，營長還是王士杰，我所屬第二連連長是王士其。這時我們積極接收日軍裝備及訓練部分地方游擊隊，石家莊外圍已是不分晝夜砲火聲隆隆、機槍打不停。

三十六年初，我調到新編的鐵甲

# 我的軍旅生涯

▲王國玉從軍期間遭遇許多生死關頭。

車連，乘火車巡防石家莊周邊，哪有戰情就往哪開，確保鐵路暢通。

某天晚上九點多，連長接到上級命令，十二點前，往北開到正定南方，那時只見共軍砲彈飛過火車上空，落在河灘爆炸，我乘坐的火車剛過橋，右下方即遭共軍機槍掃射，班內機槍手還擊時，不幸遭共軍射中左肩，我見狀立刻連擲兩顆手榴彈，壓制共軍機槍手，此時我身旁除了四顆手榴彈，還有卡賓槍及手槍各一支。

那時深夜一點左右，我拿著機槍，以便同事為機槍手包紮傷口。這時左前方河灘及鐵路邊都被共軍占領，我的心裡有點害怕，但仍打起精神，朝著共軍機槍發射點火光處反擊，過了一會就不怕了，我方部隊也保住第二座洋橋。

吊解開，就聽到轟隆一聲巨響，背後牆根炸裂，剎時全身都被塵土掩蓋，所幸我逃過一劫。

之後兩軍進入巷戰肉搏階段，互丟手榴彈、拚刺刀，在槍林彈雨中，我的右小腿被手榴彈炸傷，大腿及腰部都被碎片波及，遍體鱗傷、血流不止的我，只能躺在牆邊等死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此時有弟兄續至高雄海軍官校整訓。

十月第三軍率第七師、一個戰鬥團及一個青年軍團，與共軍在清風店作戰，部隊被共軍包圍打了四天四夜，最後糧盡彈絕，全軍覆沒。

記得第三天黃昏時，連長命我帶兩位弟兄，去收無線電排周排長屍骸，到指定地點一看，屍骸稀爛到無法包裹，令人痛心。我們奔回連部途中，遭共軍機槍掃射，幸運沒被打到。向連長報告詳情，他悲傷的點頭後，和我相擁而立。

向周圍共軍求情：「他是我的班長，負重傷不能動。」當時天氣寒冷，這些共軍還給我一件衣服包裹，驚訝之餘，心想他們為什麼如此待我。當晚十點左右，共軍民兵用牛車載著我們重傷者，在拂曉時分把我們拖下車後，就急忙往回跑。天將亮時中央軍到達，開始收治傷患，把重傷者運往保定外郊，傷患排滿路旁換藥，等待後送。折磨了一天，我終於被送上火車，經由北京送往通縣臨時野戰醫院。

三十七年初，東北戰情急迫。我三十九年之後，隨部隊調來調去，在淡水、基隆、馬祖、澎湖等地整訓。四十五年，右小腿腫痛不休，照X光發現腿內有些黑點，判斷應是步槍子彈。四十九年冬在海軍總醫院開刀，第一次取出一粒子彈，第二次開刀取出彈片，這些戰爭的痕跡，我一直保存到現在。我的從戎生涯正如白居易詩：「蝸牛角上爭何事，石火光中寄此身。」

【作者速寫】王國玉，民國十八年生。海軍陸戰隊學校專四期畢業。

# 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六版「榮民園地」，歡迎榮民（眷）投稿，字數限一千五百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」，本刊對稿件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

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 E-mail 傳：glory@cee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郵寄臺北市臨艋大道三〇三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獲採用作品，將同時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（<http://paper.vac.gov.tw/index.htm>）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治詞專線：（〇二）二三三八—〇八六一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國玉，民國十六生。海軍陸戰學校專四期畢業。

插畫／許佑哲

我像火車駛離一般，學生生涯被車窗挖得很遠很遠。圍牆的磚頭是新砌的，嫣紅和淡灰間雜，展現著新一代的氣象。這些年條忽變化了許多事，街景一頁翻著一頁，連從前熟悉不已的街道也全變了。經過圍牆，轉彎繞進小巷子，竟然看到記憶裡相同的一條長長小隊伍，人們規規矩矩排著隊買紅豆餅。

侶、帶著小朋友的媽媽，也有穿白衣黑裙的年輕女孩，雖不是我熟悉的同學或朋友，但女孩臉上閃著的年輕光輝，在陣陣白煙和餅香中穿越了時空，映照當年那個也笑著等待吃紅豆餅的我，那段吃在嘴裡、甜在心裡的青春回憶。

剛從鐵板上拿下來的紅豆餅，冒著氤氳的白氣，老先生不怕燙的、俐落的裝進牛皮紙袋裡。下午的金黃陽光，透過樹縫，轉變成淡綠色，靜靜灑落在老先生認真又笑呵呵的臉上。

老舊的眷村已經在政府的計畫下更新，整個社區氣象一新，朝氣蓬勃。我望見社區中有一家賣紅豆餅的小攤販。胖胖、飽飽、鼓鼓的紅豆餅，安穩恬然地躺在燒得熱滋滋的鐵板上，等待著愛它們的人們提領。上一次望著這些紅豆餅是什麼時候呢？忘記時間有腳，已經是隔了好幾個不一樣的時空。

這麼多年了，帶著藍毛褲的老先生依舊沒變。細瘦的身子，滿布脈絡的皺紋，仍俐落而輕快地做著紅豆餅，攤子上繞來繞去的，是帶著香氣的熱騰騰白煙。

我站在旁邊，看得出了神，好像掉進陽光仍是一片金黃的過往。好久以前，我還是一個高中生，綁著簡單的馬尾，穿著白衣黑裙，背著綠色的書包；下了課趕去補習的時候，時光流逝，從年輕步入中年、老年，想念著那個在鐵板上，靜靜而乖乖的等待著主人，有的將被帶到熱鬧的街市，有的將坐車回到滿室暖燈的家庭，有的將進入孩子大口張開的嘴巴，每一個紅豆餅都有不同的旅程，包裹著一個又一個圓滿幸福的故事。

我們都忘記時間有腳，就這樣日復一日，

煩悶、沒有什麼力氣的時候，會喜歡回想過去。彷彿可以從中獲取一些力量，或一些無法明說、廣闊的時空感與奇妙的感受，然後現在的煩惱就會被縮得很小，看不見了。上一次經過從前補習的地方，是多年以後；便會在這裡排隊，買我喜歡的紅豆餅，享受一個厚實的、香香的、暖暖的午後。

畫面停格，排著的隊伍不變，香氣不變，包著紅豆的紅豆餅，依然一個個飽滿且厚實地躺在鐵板上。隊伍中的人們，有牽手的情民。

有紅豆餅的那段甜美青春。

【作者速寫】陳家如，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，現為小兒專科醫師。父親為空軍榮民。

# 時間有腳 走過有紅豆餅的甜美青春

【作者速寫】葛治平，政戰學校七期，海軍後勤司令部退伍轉任公職。高雄文化中心主任退休。